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下的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

唐世平

【摘要】 俄罗斯和中国作为中亚地区的两个最大的邻国,应该在中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不仅能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为该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政治稳定,而且还可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国际战略部分,为中国的西部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①因为其地理位置、能源资源、复杂的民族和国家关系,已经成为各种势力渗透和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②。一方面,俄罗斯从1992年底开始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不再奉行亲西方的政策而重新强调国家利益。对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更是加快了以其为核心的一体化进程^③。另一方面,由于中亚五国试图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分依赖,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显著加强^④。土耳其则凭借其中亚地区特殊的人种、文化、历史渊源(中亚五国除塔吉克斯坦外均属于突厥语系国家),以及作为北约成员国从美国和西方国家获得支持,试图构筑它的势力范围^⑤。伊朗,作为中亚地区的地缘位置最重要的邻国,当然也不甘示弱^⑥。尽管中亚地区各国仍对伊朗存有戒心,美国对伊朗的打压仍未停止,伊朗本身的经济实力也限制了伊朗在中亚地区的作为,但因为伊朗能为中亚地区能

源输出提供最短的出海线路,伊朗的影响依然是不可低估的。除伊朗和土耳其之外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对中亚地区也十分重视,这

① 本文的“中亚地区”包括从我国的新疆,西至阿塞拜疆,包括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富汗的广大地区。而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包括以上各国和中国、俄罗斯甚至蒙古和印度。本文用“中亚五国”来专指狭义上的中亚地区。

② 杨淑衍:《冷战后大国和地区力量对中亚的争夺》,载《和平与发展》1997年第2期第45页; Peter Pavilionis and Richard Giragosian, "The Great Game: pipeline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6/97), p. 24; Stephen Blank, "Energy,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Russia and its rival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4, No. 3 (1995), pp. 373-406.

③ David Kerr, "The New Eurasianism: the rise of geopolitics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Europe Asia Studies*, Vol. 47, No. 6 (December 1995), pp. 977-988; Eugene B. Rumer,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fter the Soviet Collapse," in *After Empire: the emerging 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ed. Jed C. Snyde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1995), pp. 47-66; 李忠诚:《俄罗斯强化其“新东方政策”》,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4期第13~17页。

④ 王传剑:《美国在中亚:政策、手段及其影响》,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2期第31~39页。

⑤ Mustafa Aydin, "Turkey and Central Asia: challenges of change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5, No. 2 (June 1996), pp. 157-177; Oles M. Smolansky, "Turkish and Iranian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in *Central Asia: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ed. Hafeez Malik (New York, N. Y.: St. Martin Press, 1994), pp. 283-310.

⑥ 杨兴礼:《九十年代伊朗的对外战略》,载《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第28~34页; Oles M. Smolansky, op. cit.

些国家正以经济援助和文化交流的方式对中亚国家施加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毫无疑问,作为中亚地区的第二大邻国,中国在中亚地区也有自己的利益。中国希望中亚的稳定能为中国西部的稳定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希望和中亚的经贸往来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此,中亚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中亚的能源开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已经和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的稳定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

不幸的是,这种各种力量“逐鹿中亚”(The New Great Game)的局势意味着中亚地区是各国利益最有可能发生磨擦的地区之一(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战争)。阿富汗持续不明朗的局势、中亚各国本身之间的矛盾(比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各国内部的潜在不稳定因素,更使得中亚地区的局势扑朔迷离。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应该怎么办?

对中国来说,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不仅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还有一些不同的利益(主要是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俄罗斯仍将中亚五国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而且俄罗斯在能源输出上和某些中亚国家是竞争对手。中俄两国如何避免在这个新的三角关系(中国/中亚/俄罗斯)中发生利益冲突而危及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又尽量避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发生利益冲突。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也必须在与中亚地区各国维持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努力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在我国进行西部大开发的今天,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

的国际战略部分,为西部大开发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现状和前景

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目前,中亚地区至少有三个经济合作的组织机构,即独联体(CIS)、经济合作组织(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ECO)和中亚联盟(Central Asian Union, CAU,包括除土库曼斯坦外的四个中亚国家)。然而,这几个组织均未在经济合作上取得显著成绩。

独联体所寻求的地区一体化不仅包括经济,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安全和政治。在独联体的框架下,一体化的核心必然是俄罗斯。但俄罗斯仍将中亚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的行为引起了中亚国家的不满和抵制,因此,独联体框架下的一体化在中亚地区收效不大^②。除哈、吉和俄罗斯/白俄罗斯签署了加深一体化协议之外,其他中亚国家均未加入。乌兹别克斯坦更是日趋“西倾”,而土库曼斯坦则一向对独联体态度冷淡。总之,在中亚国家眼中,俄罗斯有借独联体左右大局的嫌疑,加上俄罗斯本身的经济状况以及其经济与中亚国家的经济互补性不强,独联体难以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上作出大文章。事实上,中亚

① 邢广程:《中国和中亚各国:新的关系》,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1期第58~64页;James P. Dorian, Brent Wigdortz and Dru Gladney,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China: emerging energy, economic and ethnic relation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6, No. 4 (December 1997), pp. 461-486; Ross H. Munro, "Central A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ed Michael Mandelbaum (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1994), pp. 224-238.

② Sergei Grigoriev, "Rhetoric and Reality: post-Soviet policy in the Near Abroad,"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6/97), pp. 20-23; "Forward in CIS?" *Izvestia*, January 9, 1998, in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 (CDSP), Vol. 50, No. 2 (1998), pp. 1-3; Gayaz Alimov, "Central Asia Won't Wait for Russia," *Izvestia*, March 28, 1998, in CDSP Vol. 50, No. 13 (1998), pp. 17-18.

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实体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贸易一直呈下降趋势^①。

ECO 是1959年成立于巴格达的中央条约组织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 TO)^②的副产品。CEN TO 是冷战时英美围堵苏联的一部分,其成员国包括英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 CEN TO 的基础上,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于1964年成立了 ECO,总部设在德黑兰。尽管 CEN TO 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而解体,但 ECO 却因为其经济合作的性质保存了下来。苏联解体后,ECO 迅速吸收了中亚五国、阿富汗、阿塞拜疆。从表面上看,在中亚经济合作组织中,ECO 的成员国最多,其总的经济力量也最强,但是,ECO 有其内在的弱点。

首先,ECO 主要成员国伊朗和土耳其历来是地区力量的竞争者。而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ECO 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强烈,对关税下调均不积极,而 ECO 的几个主要机构分散各地也使组织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

其次,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封锁已长达20年(最近美伊关系的解冻趋势能走多远仍是未知数),而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使众多中亚能源外运管道项目变得不可能,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型项目都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资金,而美国又不愿让能源外运管道通过伊朗。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ECO 各成员国的经济太相似,互补性低,因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很难发展起来。尽管 ECO 提出要以东盟(A SEAN)为模式加强 ECO 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但 ECO 离东盟各国之间的合作水准恐怕还很遥远。

由哈、乌、吉于1994年率先成立,塔吉克斯坦于1998年加入的中亚联盟的经济合作则

缺陷更大。该组织除了各成员国的经济同样不具互补性的弱点之外,四国经济力量均十分弱,而土库曼斯坦的拒绝加入使本已狭小的贸易圈更加困难。可以说,没有迹象表明四国经济合作会有多大建树^③。

总之,目前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框架的前景均不乐观,尽管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有多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三个组织的成员国的经济间均没有太多的互补性。

中国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 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 必要性

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地区经济一体化来支持,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和发达国家竞争,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能为区内的国家提供一个相对保护,但又可以通过增加商品、资金、技术等流动来提升各自竞争力的环境。

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均在把自己融入经济地区化的进程中。美国不仅在世界贸易组织(W TO)中举足轻重,更有北美

^① Markhamat Khasanova, "Kazakhstan: Foreign Trade Policy," in *Central Asia: The Challenge of Independence*, eds Boris Rumer and Stanislav Zhukov (Ammonk, N. Y.: M. E. Sharpe, 1998), pp. 169-207; Eshref F. Trushin, "Uzbekistan: Foreign Economic Activity," *Ibid*, pp. 208-233.

^② 关于 ECO 的现状和展望,见 Herbert Die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current economic position and prospect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5, No. 3/4 (December 1996), pp. 369-386; Bruno de Cordier,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owards a new silk road on the ruins of the Cold War?"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5, No. 1 (March 1996), pp. 47-57; Houman A. Sadri,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from theory to policy,"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6, No. 4 (December 1997), pp. 573-586; Richard Pomfret,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Europe Asia Studies*, Vol 49, No. 4 (December 1997), pp. 657-668.

^③ Boris Rumer and Stanislav Zhukov,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Central Asia: The Challenge of Independence*, p. 153.

自由贸易组织(NAFTA)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支撑。欧洲国家则正在通过启动欧元把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一体化变成现实。日本则不仅是APEC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而且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在亚太地区形成了它的无形经济圈。

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亚地区恐怕是没有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中亚地区各国的经济都难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比如俄罗斯除了是CIS的老大以外,也不在其他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中(俄罗斯虽加入APEC,但其在亚洲的经济存在是有限的)。同样,中亚五国虽然是CAU或ECO的成员国,但从目前的状况看,经济一体化的前景都不容乐观。这一强烈的对比要求中亚地区各国抛弃旧的经济贸易观念,来致力于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与此类似,中国除了是APEC的成员国之外,没有跻身任何其他的经济合作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寻求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就更显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能主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惟一地区是中亚地区。作为该地区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国应该也能够在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起重要作用。

在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战略必要性就更加明显。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将能配合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实行“两面夹击”。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如果光靠我国沿海地带的经济力量的逐渐西移将会是极其缓慢的,其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而不利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中亚地区的广大市场将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

另一个动力源,从而加快西北地区的发展,有利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二)可能性

中国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中国与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均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为我国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五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关系,是俄罗斯以及中亚五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①。这不仅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与俄罗斯以及中亚五国的经济有高度的互补性。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将为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带来更多的商机。然而,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从1997年开始有停滞不前的趋势,中俄双边贸易更是已连续几年下降,1998年已跌至54亿美元。这表明,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的经贸合作,需要新的思路。

其次,中国能为中亚各国提供任何其他邻国均无法提供的资源,即和东亚经济圈的融合。两条战略运输线,即第二欧亚大陆桥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新疆(喀什)高速公路,都极大地方便了中亚各国和东亚经济的往来。

再者,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其他主要国家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均保持着友好关系,为我国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获得广泛支持的可能性。但我国与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的贸易关系均远落在其他贸易大国之后。如我国对巴基斯坦的贸易甚至落后于马来西亚,1995年只占有巴基斯坦进口市场的4.3%。而我国对伊朗和土耳其的贸易就更不尽如人意,我国均不在两国的十大

^① 姚庆华等:《中国和中亚的贸易:发展和前景》,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6期第74~82页;邢广程上引文。

贸易伙伴之列^①。这表明我国与中亚地区的其他主要国家的经贸还未有长足的发展,但有巨大的潜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和俄、哈、吉、塔已经签订了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边界裁军的两项协定,并与这三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或伙伴关系。五国元首的年会已经举行了多届,这一五国首脑的定期会晤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多边合作组织(也即人们常说的 Regime^②)的雏形。

我国应在五国元首峰会的基础上,与其他四国一起成立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即中、俄、哈、吉、塔是该组织的奠基成员国,但组织真诚欢迎任何中亚国家申请加入。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目标是在中亚地区实现真正的经济一体化,从而使中亚地区各国都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获得经济发展和繁荣。

由于中亚地区各国的政治体制差异相当大,而经济体系则处于“改革”的变化过程中,因此,一个以迅速达到自由贸易状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显然是不适合中亚地区的。也就是说,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可能以 NAFTA 或 EU 的模式来进行,一体化的过程将是长期的。由此看来,东盟可能是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样板。东盟各国尽管政治体制不同,经济体系和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但各成员国在相互交往中逐渐意识到合作的益处和必要性,从而使东盟各成员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逐渐削弱,最终走向真正经济一体化。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意义^③

(一)对中亚地区和中国意义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和中亚地区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最佳甚至是惟一的

策。可以说,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和中亚地区各国赶上经济区域化“未班车”的最后机会。如果中亚地区各国和中国仍坚持贸易保护主义,而不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将被已经走向一体化的经济区块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远远抛在后面。

由于中国经济与中亚地区各国经济的互补性,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将大大弥补中亚地区各国经济太相似,从而妨碍经济一体化的缺陷。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为中亚地区各国提供一个巨大的市场,而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将使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水平更高、更加多样化,更有力地支持中亚地区各国的经济成长。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将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共同讨论地区事务的场所(A SEAN、A PEC 便是好例子),有助于各方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谋求共同发展,减少磨擦。这种定期的领导人磋商将促进各国解决分歧,增进了解和信任。地区经济一体化将更使得一个地区各国的经济利益相互依存,使各国更多地寻求互利互惠的政策,进一步推动其他方面(比如安全、环境、资源合理利用等)的地区性合作^④,为中国和中亚各国以及俄罗斯发展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奠定更广泛和坚实的基础。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将加强我国和许多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加深双方的相互了解。我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

^①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EIU), *Country Profile*, 1995-1998

^② 关于 regime 理论,见 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491-517.

^③ 更详细的讨论,见 Shing Ta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lationship," *Asian Survey* (March/April 2000), forthcoming.

^④ 关于中亚地区目前存在的安全合作,见孙壮志:《中亚的“大国之争”与地区安全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6期第68~73页。

在一定程度上将遏制新疆的分裂主义。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中亚将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定产生积极作用。

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更可以将我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利益结构化。从长远来看,我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将随着我国经济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而扩大。面对如今各种势力逐鹿中亚的局面,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我国维护在中亚地区的利益的良策。

最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的同时参与还将给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带来更强大的国际政治声音,从而使中亚地区各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和更积极的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共同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亚各国对两个大国的其中一个左右地区事务的担忧,从而比任何一方独自倡导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更易为中亚各国接受^①。

(二) 对中俄关系的意义

中亚很早以前就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世界的心腹地帶,而现代的西方战略仍将该地区视为统治世界的枢纽^②。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对该地区的渗透也就不足为怪了。问题的关键是中亚和俄罗斯如何面对这样的环境。

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显然在北约东扩、日美安全条约强化、我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遭到西方非难后就更显得重要。然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显然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③。事实上,俄国国内一直都有人对中俄关系的前景不感到乐观^④。一些人认为俄罗斯从根本上说是西方社会的一员,因此最终还应该回归西方,而不是把自己放逐到欧亚大陆。如果是这样,那么和中国保持一种伙伴关系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还有的人认为中国只是在利用俄罗斯来和西方(美国)讨价还价,而一旦俄罗斯没有利用价值,中国就

会抛弃俄罗斯^⑤。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国力上升意味着中国会成为俄罗斯最危险的潜在敌人^⑥,中国的人口压力意味着中国将谋求征服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而一些当地的政客们更是指责中国已经在“蚕食”俄领土了^⑦。

中国学者尽管对中俄关系的前景相对更为乐观,但也承认中俄关系的确有不确定因素^⑧。特别是目前中俄关系的发展更多地是来自高层的推动,并没有把广泛的民间交往

① Sanoussi Bilal and Marceb Olarreaga, "Regionalism, Competition Policy and Abuse of Dominant Position,"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32, No. 3 (June 1998), pp. 153-156

②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N. Y.: Basic Books & Harper Collins, 1997).

③ 各方面对中俄关系的评价,见陆刚:《理想和现实:对中俄关系的思考》,载《今日东欧中亚》1998年第4期第24-27页;Victor L.arin, "Russia and China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so who is going to defend our national interest?" *Far Eastern Affairs*, No. 1 (1997), pp. 17-32; Stephen Bank, "Which Way for Sino-Russia Relations?" *Orbis*, Vol 42 (Summer 1998), pp. 345-361; Jennifer Anderson, *The Limits of Sino-Russ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delphi Paper* No. 315 (London: IISS, 1997); Elizabeth W. ishnick, "Prospects for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views from Moscow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Seoul), Vol 12, No. 2 (Fall 1998), pp. 418-451.

④ 关于俄罗斯国内外交精英们对中俄关系或中国的印象,见 Alexei D. Voskresenski, "The Perception of China by Russia's Foreign Policy Elite,"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Vol 33, No. 3 (March 1997), pp. 1-20. 关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对中国的印象,见 Alexander Lukin, "The Image of China in Russia Border Regions," *Asian Survey*, Vol 38, No. 9 (Sept 1998), pp. 821-835.

⑤ Valdimir Miasnikov, "Russia and China," in Robert D. Blackwill and Sergei A. Karaganov, ed., *Danger in Imitation or Crisis? Russia and the Outside World*, *CSA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5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4), pp. 232-233.

⑥ 转引自 Boris Rumer, "Disintegration and Re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Dynamic and Prospects," in Boris Rumer, ed., *Central Asia in Transition: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man, N. Y.: M. E. Shapoe, 1996), pp. 14-15. 也请见 Alexei V. Zagorsky, "The Security Dimension," in Tsuneo Akaha, ed., *Politics and Economic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New York, N. Y.: Routledge, 1997), pp. 23-45.

⑦ 比如 Ludmila Zbrovskaya, "The Tumangang Project: A View from the Primorie (Maritime)," *Far Eastern Affairs*, No. 1 (1995), pp. 34-38; "Russia: Ongoing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Eye," *Moscow Literatureturnaya Gazeta*, Feb. 4, 1998, in *FBIS-Central Eurasia*, Feb. 19, 1998. 关于远东地区对中俄关系的影响,见 Sheman Garnett, "The Russian Far East as a Factor in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AIS Review* (Summer/Fall 1996), pp. 1-19.

⑧ 何新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中俄关系》,载《今日东欧中亚》1998年第3期第1-6页;陆刚上引文。

作为基础。两国年轻人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就更少,使得这一伙伴关系的前景更加不可太过乐观。

但是,中俄关系对两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关系(作者认为它对中国的重要性绝不低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中俄两国漫长且没有多少地理屏障的边界意味着一旦两国关系恶化,两国间的安全困境将是极其严重的。不管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多么强大,如果彼此不和,双方的战略地位都将大大削弱。反之,如果双方能相互支撑,则双方的战略地位都将大大加强。从这一点上来说,不论国际结构是单极还是多极,保持一个良好的中俄关系对两国都有战略的必要性。历史的教训已足以让两国牢记维持两国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中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培养和巩固。但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国家,中俄两国在一些地区或事务上的利益肯定要有冲突。如何妥善地协调和控制这些矛盾就成了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在中亚地区,中俄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比如共同抵御西方的渗透、民族分裂主义、跨国贩毒和走私等。这些共同利益都应该让中俄两国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中俄也有一定的不同利益,特别是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有顾虑,认为是侵入了俄罗斯的后院。如果两国关系因在这一地区的不同利益而发生不快甚至冲突的话,不仅会给两国关系带来巨大伤害,更会让中亚地区各国感到不安。

如果俄中两国能共同推动中亚经济一体化,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在该地区的不同利益而产生冲突,使我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致于因为我国发展对中亚地区各国的友好关系而受到影响,使中俄伙伴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